



老年人也有“叛逆期”

水清

人们都知道少年有个“叛逆期”,其实老年人也有个“叛逆期”。为什么这么说?先从一个故事说起吧——

有一天,刘婶接到儿媳的电话。儿媳说,过一会儿,把孩子送过来。刘婶立即回应:“你别把孩子送过来了,我和你爸想去趟海南岛,估计要几个月。”一听刘婶这么说,她儿子接过电话,不满地说:“老妈,您和老爸既然退休了,就在家里养花、喂鱼、带孙子,享受天伦之乐吧。出去旅游也可以,但一去几个月,时间是不是太长了?”刘婶直接打断了儿子的话,说:“我们工作了半辈子,退休后也该换换心情、换个活法了,不想围着锅台转,给孙

子请个保姆吧,钱我们出!”儿子听后,有些不解,觉得老妈退休后跟以前不一样了,这还是当年自己那个妈吗?

儿子与同事们聊起了这件事,结果在同事中引起了共鸣。有的说:“现在的老年人退休后,你以为他们开始养生,以带孙为乐?其实,他们比你还有活力,还爱折腾。他们的许多观点和你不一致,并且看宠物都比看你顺眼。”有一位同事深有同感地说:“去年国庆节,我回家看爸妈,出发前就告诉了他们,可等我下了高铁,爸妈人影都不见。打电话一问,才知道他们带着家里的狗去海边吃烧烤了,完全没把我回家当回事。”
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?心理学家给出了答案:这叫老年人的“退休叛逆期”,就是老年人退休后,想改变自己的活法,自己的老年生活要自己做主,要活得有滋有味,因此出现了许多新特征。比如,舍得为梦想花钱,花精力,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;不再热衷做家务,唱歌、跳舞比年轻人还活跃,回家有时比子女还晚;爱打扮,看上去不像个老年人;称霸朋友圈,“动态”发得比你刷得都快;你在看抖音时,父母在拍抖音,等等。

心理学家指出,老年“叛逆”现象的出现有其积极意义,折射出当下长辈们的生活水平和全新的养老观念。一方面,他们的

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,在退休之前,做父母、做孝子、做职工,退休之后,家庭美满的他们终于可以放下重担,去为自己生活了。另一方面,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普遍提升,父母随心所欲的“花式养老”已经具备充分的条件。对子女而言,父母的无忧无虑便是在为儿女减负。对父母而言,潇洒开启退休后的人生新阶段,积极接受新鲜事物,还会为自己带来价值和获得感。这些趋势,无疑正在开创养老新局面,或将为未来社会养老模式的发展带来推动作用。

既然老年人的“叛逆”现象具有积极意义,老年人和做子女的,就都应以积极的心态加以对

待。作为老年人,不要因怕人家说你“叛逆”就不敢追求新生活,要鼓起勇气,我的老年我做主,大大方方地活,潇潇洒洒地活,怎么高兴就怎么活。作为子女,应理解自己父母的“叛逆”现象,支持他们从家务圈子里跳出来,让他们去自主地追求新生活,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。



敲铁皮的老人

刘卫

母亲的棉被

李东花

每当我从巷口那个狭小的平房前路过时,总能看见一位清瘦的老人挥动着小锤,敲打着马口铁。“嘭嘭”“嘭嘭”,很沉闷的响声传入耳膜。它和小贩们的吆喝声混在一起,组成了现代都市一角特有的交响曲。

那天下班后,气温骤降,我特意在老人的身边逗留了一会儿。那间沿墙临时搭建的低矮平房,是老人的蜗居,顶棚是用石棉瓦搭盖的。站在狭窄的小屋内,不时有冷风钻进来,让人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老人盖的是一床不太厚的棉被,好在他身边放着一个蜂窝煤炉,除了在上面烧水和做饭外,炉膛里散发的热量给人带来了一些温暖。

我蹲下身,和老人交谈了起来。他说自己来自一个偏僻的山乡,这敲马口铁,还是他父亲传下来的手艺。以前,城里人生活上大多很节俭,哪家的铝水壶坏了,铁皮桶掉了底,都会找他修理。现在的中青年人,过日子大手大脚,用坏的东西就直接扔了。这些年,他

根据都市人生活的变化,开始学着做拱形凉棚、装鱼的水槽。整条街上就他一人做这活儿,偶尔接到单位定做蒸饭槽等大宗生意时,他就觉得浑身是劲。加工完后,单位的人们大多很慷慨,价给得高。此时,他心里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。

老人的老伴早已去世,乡下只有一个儿子,但他和儿媳处不好,只好进城,租了现在的这个小屋,靠手艺养活自己。

第二天,我从家里拿了一床旧棉被送给了他。接过棉被时,老人浑浊的双眼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,连声说“你是好人”,许诺我家要有这方面的活儿,他免费给做。此后,再从巷口经过时,老人总是站起身,跟我热情地打招呼、聊家常。

“嘭嘭”“嘭嘭”,敲铁皮的声音里承载着都市一隅一位老人的生计。他孤独地敲着,不知疲惫地敲着,那单调乏味的声音中有几丝苦涩,但也蕴涵着他生活的希望。

每到棉花收获的季节,母亲都要背着两大包籽棉花去加工。母亲念叨着,天冷了,该添床新被子了。

天气晴好时,母亲在院子里铺两张席子,用毛巾细致地擦干净,喊着我一起把被里抻好。然后,母亲把大坨的棉絮撕开,一层一层铺平。待到棉絮薄厚均匀,“蹭”的一下,母亲麻利地抖开被面,被面上红艳艳的牡丹花在阳光下肆意怒放,拖着长长尾巴的凤凰骄傲地展示着羽毛,整个院子里明媚生动,犹如春天。

母亲低着头,油黑的齐耳短发散落下来,头发泛着柔和的光,嘴角微微翘起,轻轻地哼着歌。

母亲戴上顶针,开始穿针引线。她一会儿双臂高高举起,一会儿又埋下头快速拉扯针线。只看见小小银针上下翻飞,只听见针线穿过棉花的声音,不一会儿,棉被上就留下了均匀的针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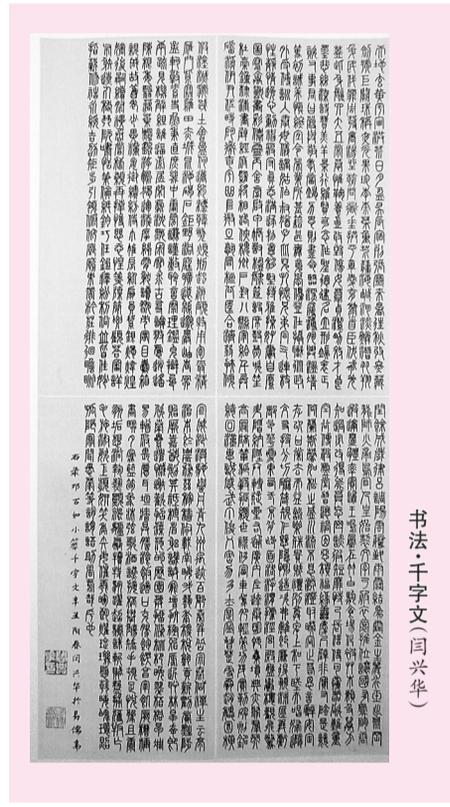
我想,母亲新做的棉被,一定是缝进了秋天的云朵,是又白、又轻、又柔软的云。我的脸贴在被子上轻轻地蹭着,新棉被有淡淡的草木清气,还有阳光的味道,像是母亲的怀抱,让人贪恋。

那年我上高二,功课紧,平时吃住都在学校。中秋刚过,天气突然转冷,温度一下子降了几十摄氏度。晚上,我回到寝室,手脚冻得发麻。我钻进单薄的被子里,像虾一样蜷缩着身子,瑟瑟发抖。第二天一大早,母亲就背着被子来了,脸被风吹得通红,眼睛里却是热腾腾的:“闺女呀,怪妈没看天气预报,让你受冻了。”

从村里到县城的学校,有30多公里的路,不知我的母亲顶着星光,在寒冷夜里跋涉了多久。我每每忆起时,心就像蜂蜇似的疼。

时光荏苒,我带着母亲缝制的棉被,越走越远。北方的冬天,天寒地冻,晚上,我裹在母亲做的棉被里,任西北风呼呼作响,心暖梦甜。

一床软软的棉被,虽有点笨拙、土气,但踏实、温暖。一针一线,母亲的指尖流走了多少光阴,又缝进去了她的多少期盼?不管我们和母亲隔着几程山水,倦时、累时、痛时,拥着母亲缝制的被子,做一个长长的梦,天涯不远,寒冬有暖!



书法·千字文(闫兴华)

父亲开直播

赵自力

从没想到,年近七旬的父亲会开直播。

父亲退休后,跟我们一起住在小城。他种了一些花草,把阳台上的四季点缀得绚丽多彩。

我家阳台很大,从地面到防盗网,都被父亲种上了花草。父亲说,城里的土肥力不够,得施老家的农家肥。于是,他不厌其烦地来回跑,每次都带来大袋的黑土,把它和农家肥搅拌在一起。在父亲的精心侍弄下,阳台上各色的花都有,从春开到冬,真是花香四季。

去年疫情期间,大家都下不了楼,纷纷说憋得慌。父亲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,他整天待在阳台上,松松土、分分苗,格外惬意。父亲常常把阳台上的风景拍了照,分享给朋友们,比如兰花长花苞了、丝瓜爬藤了、喇叭花开了等等。大家都说父亲种的植物格外

养眼,但不过瘾,要是能看看视频就好了。于是,父亲想到了直播。

说干就干。我帮父亲下载了手机直播软件,注册成功后,他就开始直播了。父亲从泥土讲起,再说到各种植物的喜好,从浇水到施肥,从发芽到整枝,说得头头是道、津津有味。父亲的直播,并不是泛泛而谈,而是每天都有一个主题,如兰花怎么分苗,菊花怎么移栽等等。父亲的直播引来了不少人观看,他们纷纷按照父亲的方法,种些花、养点草,让单调的日子变得有滋有味。

父亲开了直播后,忙了很多,除了给他留言的,还有打电话请教的,他都不厌其烦地一一回答。闲下来时,父亲哼着小曲走进走出,一脸的欣慰。

看父亲的直播是一种享受。父亲开直播,播的都是对生活的热爱。



家住我市市区的退休职工韦朝勋今年87岁了,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,退休30多年来从未间断。

韦殿禄 摄

投稿邮箱:fyzh999@126.com

电话:3155679

本地作者请在电子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